



鳳舞未央

吕雉传

历史
长篇小说

人皆道龙出大泽，十面埋伏定天下
有谁知凤栖未央，红袖善舞掌乾坤

大爱无痕◎著

肆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鳳舞未央

历史小说
长篇小

吕雉传

肆

大爱无痕◎著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舞未央：吕雉传. 4 / 大爱无痕著. — 北京：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6. 9
ISBN 978-7-5502-8063-2

I. ①凤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8049号

凤舞未央：吕雉传.4

作 者：大爱无痕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：徐秀琴
特约监制：黎 靖
特约编辑：黎 靖 吕露冰
封面绘图：吴 莹 吴金峰
封面设计：杨祎妹
版式设计：杨 一
营销统筹：吴凤未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68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5印张
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8063-2
定价：36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目 录

第一章 连环设套，吕雉忙而不乱

- 一、炮制幼皇 / 002
- 二、太后着急 / 007
- 三、辗转托人 / 015
- 四、识人教人 / 020
- 五、又见故人 / 030

第二章 一步三招，吕雉左右朝纲

- 一、畅谈为奴 / 040
- 二、榻边定相 / 046
- 三、临时换相 / 053
- 四、诸侯来会 / 063
- 五、母子心凉 / 069

第三章 唯我独尊，吕雉临朝称制

- 一、高处寒冷 / 078
- 二、网罗知己 / 087
- 三、床前叙情 / 099
- 四、谈兵论道 / 104
- 五、城防易主 / 113
- 六、临朝称制 / 126

第四章 巧手穿针，吕雉大封大赏

- 一、母女交心 / 132
- 二、怒而更相 / 136
- 三、迂回出招 / 149
- 四、吕王建国 / 158
- 五、姐妹长谈 / 162
- 六、钱币改革 / 168

第五章 全心系民，吕雉无为而治

- 一、无为而治 / 174
- 二、强本弱末 / 181
- 三、封王废帝 / 190
- 四、秦砖汉瓦 / 197

第六章 拉弓至满，吕雉寿终正寝

- 一、陆贾斡旋 / 202
- 二、刘友遭灭 / 211
- 三、刘恢不测 / 218
- 四、乘虚而入 / 222
- 五、榻前叙旧 / 230

第一章

连环设套，
吕雉忙而不乱



一、炮制幼皇

匆匆赶往未央宫的路上，吕雉坐在车内，第一次发觉，这未央宫太大了。

母子连心。焦虑担忧促使，她没有走正门，直接从东门而入。值守的侍卫们瞧见太后车舆，早早殷勤开了门。一进宫，车舆朝南急行，先后从钩弋殿、武台殿、麒麟殿、金华殿几个大殿东边越过。吕雉此时，五内俱焚，焦躁不安。

心中默念，刘盈虽一直如风摆杨柳，但何以就吐血了？

至甘泉宫，未及车停稳当，吕雉便掀帘而出，抬脚即下，来不及摆放木台阶的中官，急忙爬下，肉身为阶，吕雉右脚刚踩背，左脚已落地，快步疾行。打伞、抬榻的一众侍从，慌慌追在她身后，如蛇之尾。

张嫣翘首踮足，一眼瞧见，揉着红肿的眼睛飞过来，急切地说：“太后，不得了了。您赶紧看看吧！”

吕雉见她眼袋肿胀，神色惊慌，斜了她一眼。侧身而过时，威严地低斥一声：“你是皇后，哪能这么失态！”张嫣寻得主心骨，也无刚才心慌，忙从袖中抽出手绢，擦了眼泪，脚跟脚随吕雉迈入大殿。

虽是白天，此时殿内却灯火通明，烘托出一股暖融融的气氛。来回穿梭的侍女和围在床榻旁的三五个太医，低语交流，乱作一团。

吕雉三五步走到床榻旁，太医们瞧见，正要下跪，她抬手止住，轻声问：“可商量出方子来？”

一个太医说：“回皇太后，皇上这是郁积于胸的怒气，需舒气通络……”

“好，有方子就好。不要细说给我，你们斟酌。”

吕雉弯下身子，见刘盈双目紧闭，面色蜡黄，双腮深陷，哪里还像个二十岁的青年，活像个六十岁的垂垂老者。吕雉心疼地伸出手来，翘起指尖，生怕指甲划伤儿子。她轻轻地抚摸儿子的额头，毫无温度，冰凉冰凉。她心

酸焦急，眼泪扑簌簌落下来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儿啊，你这是要母亲的命啊！你的心怎么就光往坏处想，怎么就不学你父皇？凡事放开点……”

刘盈此时半睡半醒，可他不愿面对强势的母亲，故意装作昏睡，眼帘紧锁。可眼泪却不争气地从眼角滚落，如荷上露水般沿着面颊缓慢地滑动。吕雉对此心知肚明，用温热的掌心为他擦去清泪，继续唠叨：“当娘的，还有害你的心呀！你怎么就转不过来这个弯儿呢？你从小身子就弱，都是母亲拖累了你……”

母子连心，一点儿不假。听母后如此自责，刘盈纵有万般积怨在心，此时也不忍心再装下去，缓缓睁开眼，低声叫道：“母后，是……皇儿不好。”

吕雉摇着头，低声劝道：“你少说话，莫伤了元气。”

刘盈仰望慈祥的母亲，瞬间幻化为少年，娇羞地说：“母后莫为儿担忧，不过是一时体内燥热上火，咳嗽急了，伤了咽喉，出了一点儿血。过几日自然就会恢复……”

“皇儿，你心里藏着事，母后都清楚。”有心点破，又怕再伤，吕雉说，“不逼你，慢慢你就明白娘的苦心。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将息身体。如今你是皇上，要拿出点男儿气度来！”

可心里还是疑惑，当年让刘盈看“人彘”，他惊恐到何种程度，都没有吐血，何以这次就吐血了？单为张嫣当皇后的事情，也不至于如此啊？！

母知儿，儿也知母。刘盈见此时母亲“春风拂面”，大着胆子说：“儿也劝母后，保重身体。”上下嘴唇，不停抖动……一咬牙，蹦出半句话，“辟阳侯，还是少做点事……”

这就是了！寻得病根，吕雉立时心头燃起怒火，心肺炸裂。可一眼望见病儿，不便发作，只好“情意绵绵”地关照：“母后都听你的。你快些好起来……”硬是哄着刘盈渐渐熟睡。

一等刘盈入睡，吕雉转脸怒问閼孺：“这两日，可有什么闲人来过？”

侍中閼孺，深得刘盈宠爱，长得白光净面，肤嫩如脂，阴阳不分。听太后质问，略一沉吟，答：“并未有人来过。”

“皇上这几日可曾外出？”

“臣陪着，到郊外打过两次猎。”

吕雉怒目切齿地骂：“皇上这身子，哪禁得起如此折腾？汝等贱奴若敢再撺掇他外出，小心狗命！”

“太后教训得是。”闵孺战战兢兢地说，“臣断然不敢了。”

任吕雉坚毅果断，对于刘盈提醒的流言，也只好听之任之。早年就有人说审食其是她的男宠，以往都一笑了之。可今日见儿子如此计较，她也只能饮恨吞声。若是随便找几个人杀了，自然会震慑一批嚼舌之人。但私下里却会让这股风愈演愈烈，引发新一轮谣言。“流言止于智者”——只能如此做。

踱步出殿，一眼又见张嫣，依旧肚子瘪瘪，刚消下的怒气，此时朝着这个缺口冲出来，悄声责问：“这几日，皇上可曾……？”

张嫣毕竟还是女孩儿，羞涩染脸，红晕飞腮，低声唧唧：“并没有……”

不说也知道“并没有”！见她迟慢愚钝、毫无心机，吕雉虽急却无奈，便有心仔细调教一番，牵着她来到亭子上，细声问：“皇上是不是见到你还躲？”

“太后瞧得清楚。皇上……好像讨厌臣妾呢。”

见她虽对政治懵懂，却也已经习惯“臣妾”称呼，吕雉心中稍慰，又问：“那，皇上整日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叫臣妾说，整天与闵孺脚手相牵。”张嫣立时嫉妒，“这闵孺，走路扭扭捏捏，说话细声细气，倒比女人还女人。”

一听她心中有气，吕雉暗喜，便想好好借用：“你现在已经是皇后了，做事要多用心。这深宫内，看似平静安全，可也藏着不少祸心。”

“嗯。臣妾多操心。请太后放心。”

“这女人要做点事，是很难的。如同‘冰壶煮水’。”吕雉说，“外人，急火慢火都会烧坏你这把‘壶’。只有自己用冷冰冰的‘壶’，捂热怀里的水。”

“冰壶？”张嫣一时不解，“冰也可以做壶？”

吕雉见她不谙世理，长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还小，这里面的道理，需要自己慢慢领悟。”

张嫣略一沉吟，说：“臣妾懂了。太后不是说冰可以做壶，而是打了个比方。”

吕雉点点头：“你这不挺机灵嘛！”一时想到，张嫣贵为皇后，若是不早早生个太子，只怕自己的一番苦心就枉费了。灵机一动，朝张嫣摆摆手，咬耳叮嘱两句。

“装孕？！”张嫣惊叫出声，又匆忙捂住嘴巴。

本以为吕雉会大发雷霆，不料她却只是递个眼色，示意此事机密。然后便详细指导张嫣，三个月该“初显苗头”，五个月该“微微隆起”，七八个月已经“走路蹒跚”，临近九月需“精心卧养”。

“以后，要凡事小心！”吕雉指了指自己的肚皮暗示。

张嫣受此耳提面命，留心记下。俄顷，她却又面露难色。

吕雉当然明白她的心思，便主动问：“皇上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”

“这，臣妾也说不清楚。总觉得，应该是爱发呆、多愁善感的女子，他还喜欢多说几句话。”

这倒也不难。吕雉想着，从吕家的侄孙辈里，寻得一位娴静又懂风情的女子，来陪着皇上，迟迟早早，会受孕在身。到时候，对外便说是张嫣所生，相信谁也不会细问。思想妥当，见天色近晚，便赧回长乐宫中。

刚一坐定，中官来报，曹参丞相这几日身体每况愈下，病体难支，恳请太后原谅其未能上朝。吕雉闻听，便差太医院的太医，到丞相家中为曹参看病。又派出中官捧诏褒扬丞相功绩，安心养病，社稷还全仰仗他，如此种种。

上灯时分，吕雉安闲静坐，思想起如何为皇上寻找一个女子。既然决定要承担生子任务，最好是从吕家寻找，事涉机密，稳妥为好。她就先从子侄辈想起，算一算，风情俱通者皆年龄偏大。况且，如此一来，张嫣便比借孕的女子小一辈，到时候只怕真的就乱了辈分，好不好。又退一步从孙辈考虑，觉得十分不错。既与张嫣辈分不差，又年龄合适，便翻来覆去地从心里翻检“苗子”。

审食其无声地来到，见吕雉正在沉思，不忍打断，默默地端上热茶。

吕雉瞧见，一愣。平日里见他，心里总是甜蜜温馨，忽然想起皇上提起的流言，一丝不安涌上心头，接杯的时候，手竟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。

审食其虽“观察入微”，却不知何故，忙问：“太后又在沉思何事，容臣来帮着想一想。”

“没事。”吕雉捏一捏鼻骨，淡淡地说，“杂事缠身，有些劳累。”说完这句，自己都感到陌生。以往自己对他可是无话不谈，难道一时就惧了流言？心里两个自己互相掐斗起来。

审食其见她不想说，以为真的就是“劳累”，为示体贴，悄然端起茶杯递到她唇边，吕雉木然地抿了一小口，却像被蝎子蜇了一下，“嗯”的一声，仓皇失态。

吓得审食其慌忙缩手，热茶倾覆，倒在手上，疼得“哎呀”惊叫出声。

吕雉见状，忙不迭掏出手帕，为其擦拭，嘴里吹着凉气，怜爱地问：“快看，烫出燎泡来没？你瞧你，这么不小心。”

审食其有口莫辩。明明是你陡然失态，吓怕了我，却来怨我毛手毛脚。心里这么闪念，却笑呵呵地说：“不妨事，幸好水还不算热。”暗地里咬了咬牙，将疼痛嵌入牙缝。

吕雉此时已经回过神来，短短一瞬，万般不肯屈服的心性又占了上风。为强调自己并不受流言侵扰，便自己和自己较劲儿地继续给他些秘密：“我方才在沉思，去吕家寻找一个女孩儿……”好整以暇地将设计的张嫣怀孕之事说给他听。

“万万不可。”审食其阻拦道，“从吕家选，极为不妥。”

“哦？”有何不妥，偏要全盘否定？吕雉死死地盯住他，亟待听下文。

“您想一想，若是吕家女子来到皇宫，又争气地受皇上宠幸，有孕在身，哪还有‘皇后’？”

“哎呀！”吕雉一拍脑门儿，“确实如此。真是疏忽了。”吕家因为有她这个太后存在，必然不肯屈服张嫣这个皇后，若蓄意挑战，非但不能帮皇后，反而会让太后亲自树立的皇后黯然失色，确实不妥。见审食其双目微眯，知他已有良策，点点头，“说说另外的办法。”

“太后真是健忘。”审食其捂着烫伤的手，“笑呵呵”地说，“还从‘吕家’想办法。”递过来暧昧的眼神。

虽知他一定想好了办法，却让吕雉一头雾水，撇嘴揶揄道：“才说吕家不妥，又说‘还从吕家’。你现在也越来越会卖关子了。”

审食其吐吐舌头，忸怩一下，小声地说：“也就在太后这里，臣还能偶

尔……‘年轻’一回。”

说的是“年轻”，吕雉听到耳中，分明是“耍赖”，心中泛起恩爱宽慰，反倒不急了，为回应“年轻”，柔眼送风，问：“手还疼不疼了？伸过来我瞧瞧。”

也不怨吕雉宠爱他，每遇急难事，他反应迅速，又多机灵的点子，能“对症下药”，不喜欢才没有理由。

审食其顾不上缠绵，说：“吕容！”

吕雉神色大悦，说：“她确实是个好人选。来来，我们写一封书信。”两人额头抵近，伏案疾书，很快写好一封书信，将其中的利害细说清楚。只不过，并未明说要女子受孕，只说是要帮皇上物色一个善生养的美人，也好“多养皇子”。

吕容偏偏直率得要命，回信说：“女孩儿好寻。可太后何必费此周折，让皇后多养，再好不过！”

吕雉怒摔书信，勃然变色，提笔骂道：“好你个不知轻重的女儿。叫你安排，你尽心挑选合适人就是，倒多事来教育我。你真是糊涂透顶，莫非不懂‘有盐嫌盐苦，没盐想苦盐’的道理。”

不出一月，吕容果然送来一个绝色女子，生得窈窕身材，鹅蛋脸，细长鼻，双目顾盼如一泓清泉，举手投足颇为得体，吕雉见了欢喜得不得了，差人领着急送未央宫。

布置妥当此事，吕雉心中甚慰。思想着用不了多久，“皇后”便会“受孕”，皇太子诞生，心情大好。这才有闲心想起，不知曹参的病情如何了。转天驱车前往曹参府中，播撒恩德。

二、太后着急

曹参的府上，离长乐宫不远，不过三五里。

还确实病得不轻。曹参勉强起床，倚着被褥卷端坐于榻，声如牛喘，色似猪肝，虚汗自额至下巴颏儿，长流不息。吕雉见他如此辛苦，便劝说：“老

相不必正襟危坐。今日是私人探望，趑趄点儿没事。”

曹参惨笑着说：“若是太后不允，臣只怕还真支撑不下去。”虽无谢语，却是一片感激心。老臣与君，连根老树，最为默契，遂不再拘礼。

吕雉今日来探望曹参，不仅为探望病情，她还要问一问吕嫪的事情。

“曹相，舞阳侯门客的事，依你看……？”

即使吕雉不问，曹参也早已思虑多日，见吕雉垂问，立时表态：“臣以为，此时不宜声张。”

“这是为何？”吕雉问，“莫非怕樊哙难堪？”

“此为其一。还有，门客做下了恶事，且已经死去，不追究便是‘追究’了。”

吕雉却不以为然：“别的臣工会如何看？况且已经有暴动了……”

尽管两人都故意提樊哙而避吕嫪，心里却都清楚，“樊哙”就是“吕嫪”，处置不当，只怕姐妹情谊要隔开一层皮。吕雉虽尽力“刁难”，曹参却已知她左右掣肘。身为人臣，若不能出良策解君忧，先就惹下祸事。

思忖三分，曹参说：“所谓‘暴动’，早已压制下去。况且，谁也无法证明，门客所为，便是舞阳侯指使的。别人想说闲话，也是空口无凭。”

这是要“死无对证”。吕雉点点头，这不失为一种办法。可转念一想，若是就此罢手，冷处理，只怕吕嫪不会引以为戒，将来还要惹事，因此就再次发难，逼问：“丞相这不是徇私吗？”

曹参咳嗽连连，苦笑一声：“私人交往上，同为朝臣，徇点小私，有何不可？”

吕雉见他死保“樊哙”，无非是想取悦自己，调和亲情，怕姐妹生隙。可这种拖宕装糊涂的办法，吕雉实在不屑，便一针挑透地笑着说：“既然丞相要保他，索性再生个点子，让我这太后也‘徇私’一下。”

“当真要做个样子？”

吕雉再次点头，以示坚决。

“皇太后不妨下诏，恩赐民工等人粮物，这样，无人闹腾了，自然就皆大欢喜了。”

“不行不行。”吕雉摇着头说，“这样一来，不是鼓励暴动吗？还有，

似这样鼓励贪腐，以后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学樊哙？”

曹参粗着嗓子，急促地说：“皇家气度，总还是要维护的。别人想学，也未必就敢！”

吕雉还是不同意，说曹参以往伶俐，为何病了一场就脑子糊涂，谋事极差劲儿。

正在这时，随行的中官匆匆走进来，和吕雉咬耳禀报，吕雉一听，面色凛然，当即起身，对曹参说：“此事汝不必再问，我来处理。丞相好好将息，来日我再来看你。”不等曹参起身相送，已经风一样飘然出屋。

太后陡然色变，定是塌天大事。曹参顾不得病体缠身，立派门客前去宫内探信。等消息时，如坐针毡。今日出的计谋拙劣，他是故意为之——对吕雉和吕嬃这样性格暴烈的姐妹俩，若是真用了他出的计策处理，迟早惹祸上身，因此乐意装憨弄痴，显示无能。

果然是出大事了，审食其被皇上锁入大牢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曹参“咚”的一声跌坐在榻上，神色颓然，额头上的汗“再度出山”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这是要出大事了！”心里想着可能发生的突然变故，又派人秘密请周勃来，商议事情。

慌慌回到椒房殿内，吕雉心如蚁噬，看着屋里的摆设，件件碍眼。左脚右拳，放倒无数。反复踱步，又热又累，攥着双拳，再也无从下手。

“他这是病出‘失心疯’了！”吕雉将案子边的温酒樽一脚蹬翻，又怒气冲冲地弯腰捡起木勺，朝连枝灯砸去。铜架子“啹啹”一声摔在地上，侍女们悄无声息地扶起，眼睛死死盯住地面，不敢喘息出声。双耳竖起，等待着下一个倒霉的物件。

踢乏摔累骂够，吕雉颓然趑趄在榻上，举壶呆饮。

饮两口热酒，耳鬓燥热，双腮泛红。酒水蒸腾，心肺一时麻醉，怒气渐转，化为释然——谅他也不敢下狠手！

“知儿莫若母。”刘盈掀不起大风浪！

可再饮数杯，惆怅、愁绪又悄然溜爬上心头。这个体弱多病的皇上，敢对审食其下手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想独掌乾坤？！

适才在曹参家中，中官将这一消息告诉她时，她仍心存疑窦。及至归宫，

得到确凿消息，着实吓了一跳。她第一次感到，脊椎骨像被谁抽走了几节，无奈、无助，无所适从。若是出手干预，营救审食其，势必会让流言愈甚。两日前皇上重病缠身之际，还念念不忘提醒她“远离辟阳侯”。看来，坊间传说自己宠幸审食其为男宠的话，定是传播极广。

心里嘀嘀咕咕：皇上这是嫌弃母亲了。

她不想分辩，也无从分辩。找谁去？杀几个人，确实可以以儆效尤、震慑数人，但“唾沫星子淹死人”。能把天下的人杀光吗？而且，依她的性子，众人越是想问结果，她就偏不给你机会，懒得解释，任你去猜。

让她不解的是，连自己宠幸的重臣审食其都敢抓，莫非皇上当真要学他父皇？！

“倒长了本事！”吕雉喃喃自语，“‘虎毒不食子’。你莫非真要逼迫……”

颠三倒四，吕雉觉得头脑里昏昏沉沉，又觉得前胸后背有数缕凉气缠绕绕，穿透肌肤，从周身的毛孔里钻出，皮肤上汩汩地朝外冒着惊恐的气息——她可以忍住不动手，儿子莫非敢……？

自顾摇着头，她还不愿相信，一向懦弱的儿子，敢对自己下手——他有这份担当！一念及此，就一动不动地只管畅饮，待在椒房殿内，等着“看”皇上接下来的“好戏”。

她冷冷地斜觑着面前的铜樽，凹凸的纹路上，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，清晰可见。

可有些事不想不行，由不得自己。送给皇上的绝色女子，本是她的主意，不想皇上却大做文章，以此为借口，说审食其“蛊惑皇上，又毒打近臣”，自当重罚。

“小东西，是学会‘下棋’了。”皇上的这着棋，无非是明明白白告诉天下，“蛊惑皇上”的美人，是审食其送的。

“这小子，倒有几分像我。”一想到这里，吕雉心里陡然又泛起一丝得意。

说审食其“毒打近臣”，是因为今天上午，审食其到未央宫走动，被一个中官拦住，死活不让他进宣室，审食其一急之下，推了中官一把。

“莫非，皇上真要挑战。”吕雉慢吞吞吐吐出一句话，“那就等等看……”

想妥当了，她反而不慌不怒了。自信重回。她倒要看看，皇上还有什么招数。

并非吕雉不肯迎战。是一时没有想到妥帖的办法。若是自己站来说一句“美人是我送的”，审食其被抓的罪名便不攻自破。可皇上呢？他精心营造的维护母亲面子的一番话就会被拆穿，何以昭告天下？况且，这样一来，自己就真的是“宠幸审食其”，之前所谓的流言便“铁证如山”。

“罢了罢了。”吕雉喊一声，“去请舞阳夫人来。”

酒酣耳热，吕雉迫使自己不想这件事，要和吕嫪算一算账。

吕嫪嘴一点不软：“姐姐这是揪住这桩小事，不肯放过妹妹了？”

“你说得轻巧。”吕雉见她不明事理，不免气恼，“若是你我姐妹亲人间，做什么事都不过火。可这桩事情，涉及朝政，哪里是你我姐妹私事。”

“叫你一说，可不就是‘皇家无私事’？”吕嫪做出一副哀怨相，“进了皇宮后，你我姐妹哪里还有过一回私事？”

本想和风细雨地找她谈谈，冲淡审食其这件事窝在心里的火，不想她却百般抵赖、胡搅蛮缠，吕雉一时声音抬高：“你倒有理了！纵容门客滋事，差点闹出暴乱来，当时你不也吓得哆哆嗦嗦？如今事情一过，又‘旧病复发’。照我看，若是不让你吃点亏，只怕总要惹出兜不住的大事来。”

吕嫪自知理亏，见姐姐脸寒，自己有意攀亲也不起作用，生怕强势的姐姐会做出让她吐不出、咽不下的决定来，当即“扑哧”一笑，乐呵呵地说：“瞧你冷若冰霜的眉眼，跟我一般见识。你说，我来自己的姐姐面前说话，还不允许撒个娇、耍个赖？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我就不当你是‘太后’，偏要当你是‘姐姐’。怎么了，就不允许我说两句私房话给你听？”

如此一来，吕雉再也板不住脸，眉弯嘴翘，道：“真是一张好嘴。”

“要是连自己的姐姐，都不舍得说几句甜蜜的话，只怕也没人说我好听了。”吕嫪说话间夹起一瓣苹果，递给吕雉。又伸手拿起木勺，舀一勺热酒给吕雉添满杯，举杯相邀，“今日痛饮三五杯。好久没有和姐姐叨叨了，细细说说宫里的好事。”

吕雉却无心叨叨，只管劝：“叫我看，你出点血，拿出点粮食，给劳工们用。也让他们感受些温暖。”

吕嫪翻翻眼皮，滴溜溜地转眼珠，只管瞧着杯中酒。

“连这些都不舍得？”

“姐，”吕嫫咽一口唾沫，争辩道，“我万般都好说。可你想过吗？如此一来，不是连你皇太后的面子也灰了吗？那些奴仆自然会说‘我们赢了’，以后还不得嚣张跋扈，人人效仿，一遇到小事就闹腾？”

听她不肯服帖，吕雉再次气恼，赌气地问：“你去不去？”

“不去，我才不肯做这败兴事。”

“当真不肯去？”

“姐……”

吕雉“唉”地长叹一声，只管端起酒杯，愁容满面地饮酒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吕嫫见姐姐发愁，颇感意外，“你怎么就揪住这小事不放呢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欺负我，这日子寡淡得很。”吕雉端出全套多愁善感的模样来，慢吞吞地说。

“这是从哪里说起？我不过随便一说，瞧你……”

吕雉放下酒杯，好整以暇地将治国理政的大道理讲给吕嫫听。百姓是根本，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，只怕我们这些所谓的皇亲，迟早要吃亏。要是所有的大臣们都效仿樊哙和吕嫫的做法，国家还是国家吗？大臣们人人贪腐，都只为自己着想，谁还肯为国家振兴操心出力？“你说，人人私心重得比天还大，我们费心得来的大汉朝江山，还能坐稳吗？”

“你呀，整天都在说这些枯燥的事，就不累吗？”吕嫫嫌她唠叨，“你这倒好。我一说‘奴仆效仿’，你就反唇相讥，说‘大臣效仿’，姐姐这是铁了心不肯放过妹妹了。”

“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思？”吕雉问，“国家不利了，可对我们有利？”

“自然不利。”

“可还有这些富贵？”

“只怕又回到从前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还不乐意？”

吕嫫慨叹一声，说：“道理好说。毕竟是从家里拿钱，心疼得不行。”

吕雉听她“吝啬有理”，哑然失笑，问：“要一个破破烂烂的国家，你